新年的礼物

吴霜

中午，山东广播电台来电做直播访谈，访谈主题是刚刚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美在天真》，作者是我的母亲新凤霞。而这，是我送给新年的一份礼物。

母亲新凤霞，曾经的一代戏曲皇后、评剧新派的创始人，不单是歌喉如天上飘来的仙乐，人也似落入凡尘的神女，母亲当年的风采卓然。但是后来在她将近五十岁的时候忽然患病，从此在轮椅上度余生。

只是厄运并不能让母亲低头。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就是逆境生存，艰难中取胜，这好像一直就是我妈妈的专利。她出身贫寒，父亲是小摊贩，患有肺病，家里五六个孩子。母亲是老大，她当年学唱戏就一个目的，帮助父母养家。受尽苦中苦，挨打挨批受排挤，但是慢慢出落成一个百年不遇的舞台上的天才。母亲的代表作永远都保存在她众多观众的脑海里，她在舞台上创造的那些角色至今都为人津津乐道传唱不已。不过这样的生涯在她四十九岁的时候戛然而止，因为她罹患了脑血管病，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登上舞台。

可有谁料想，她会从此改变了身份，从曾经是文盲的民间艺人转化成了著书写文的作家呢？

这当然有我父亲的功劳，因为是他鼓励了母亲，是他称赞了母亲的创造能力，使母亲找到了灿烂生命的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上生长出来的花朵直到今天，在母亲已经去世十九年以后依然开放得华美且芳香无比。

《美在天真》这部书稿的出版就像母亲的身世一样，并非一帆风顺，一波三折，最后又回到了北京我的手里，才得以赶在2018年的新年之前出版。

那还是1986年，我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开一场个人演唱会，父亲正好在美国访问，赶来观看我的演唱，和演唱会的主办人、华裔美国人凯西结识了。凯西说，凤霞老师的书没出过繁体字版啊，我一定想办法帮助她出一本。父亲回到北京后，母亲高兴地写了好几篇新文章，和挑选出的一批书稿一起，寄了一个沉重的包裹给凯西。那些稿子是家里的两个小保姆一字一字地抄写出来的。说来有趣，我妈妈的字体是一种特殊的“新凤霞体”，能够全部认懂她的字体的人只有几个，我父亲、我和两个哥哥，另外就是长期在我家里的小保姆了。我母亲的许多稿件一出来，第一誊抄的都是小保姆。我曾笑称她们是我妈妈的大秘书。

谁知这批稿件寄出之后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曾经间或有一点回音，诸如稿件收到了，会寻找出版社为之出版之类的，但是后来都没有了下文。再后来，妈妈病重，去世，父亲也到了晚年，最后逐渐失智到离世。全家忙乱，竟把这批书稿的事也渐渐忘却了。

直到两年多前，我忽然收到一封邮件，竟然是凯西发来的。她说近年她的生活也一直动荡，出岔子，家庭、身体也一直遇到问题。不久前她看到了这一大包书稿，觉得应该把它还给我。问我把书稿寄到哪儿去合适？我说我先生查理和儿子都在美国，寄到我美国的住址吧。于是，前年二月我回美国，应邀给孔子学院讲戏剧课，回家里又见到了这包久违了的书稿。

之后，有过两三家出版社和我接洽联系出书的事，我也向他们推荐了这部回归的书稿。却只有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一个年轻的女孩王一诺的行动最为快捷迅速，她在电话里得知了这部书稿的情况，没过几天就从济南乘高铁来到北京，而且第一时间取走了书稿，留下一张收条。我至今记得她站在我家前厅中央的长桌前低头一篇篇飞快地翻数稿件，然后告诉我总共多少篇文字，打包封上胶条。她高兴地说：吴老师，我回去了，回去就报选题，一定会通过的。你就等好消息吧。

书名来自当年艾青伯伯对我母亲文章的一句评价，他说新凤霞的文章美就美在一股自然的天真。2017年11月，母亲的散文遗作《美在天真》出版了，而且刚一面世就入选了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7年10月中国好书榜前十名。

爽心园

2018年的新年已经来到门前了，像一只有力的手敲响了时间的大门。门开的时候，我把这本有着红色封皮的精装散文集献给新的一年。

新年，新书。我好像看到，母亲的神采在书中灵动地跳跃翻飞。想起老子的话：死而不亡者，寿。

致富图（年画） 邓军

重回我的芳华年代

宣轩

两次走进电影院，为了同一部电影，在我还是第一次——因为《芳华》。

早在今年国庆前夕，从种种宣传媒体上发现了《芳华》的信息后，我就认定，这个有我喜欢的作家严歌苓影子的故事，是我喜欢的题材，一定要看。

看第一遍时，我关注的是活雷锋刘峰，为他惋惜为他不平为他感慨；看第二遍时，我关注的是独唱演员林丁丁，发现了她的美丽、她的可爱，理解了她的现实、她的本能；走出影院，读严歌苓有关《芳华》许多文字，回味影片的音乐画面细节，我更发现，在《芳华》中看到的是自己的芳华岁月。

影片中《小花》的插曲，让我想起了刚入初中的我学着陈冲的样儿，扎一条粗粗的大麻花辫，放在胸前，拍成照片并放大，骄傲地挂在家中玻璃镜框里，取名为“小花”，家人笑我说：“还小花呢？笑话吧。”

影片中文工团的少男少女们躲在寝室里，围在昏暗的灯下悄悄地陶醉地欣赏邓丽君情歌的画面，让我想起了当年自己在家里也曾如痴如醉地抄写和学唱邓丽君歌曲的日子。

影片中整齐划一的雄赳赳气昂昂的忠字舞，让我想起了自己小学时代在少年宫和学校的舞台上浓妆艳抹的跳舞情景，每一次表演之后，我总端着像京剧演员般的浓妆，不忍擦去，似乎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刚刚从咚咚响的舞台上下来。

影片中，当何小萍和朱克在排练舞蹈时因彼此不配合而被指导老师叫停时，让我想起了在一次次舞蹈排练中，老师常常因为我的没有表情而要大家停下来，提醒我“笑一点！”“笑一点！”而内心比较寡欢的我实在不是个边跳舞边能够自然流露微笑的人。

影片中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那一段更让我想起了还是少先队大队长的我，曾被一个个英雄的故事激励着，在日记本上认认真真地写着：“我要上前线！我要当护士！我要去救那些英雄！”这份决心，若有一份号召，应该就会成为现实，甚至瞒着父母。

影片中那几段磕磕碰碰的爱情故事，正是我的严禁谈恋爱的大学阶段生活的复制。校方关于校规的反复强调，各班学生晚上轮流巡逻的认真，打着手电筒发现树林里的双双对对的惊讶，艺术系琴房里传出的“荒唐”的恋爱故事等等，不都与影片相似吗？

看完影片，喜欢打篮球玩游戏的儿子问我：“电影里的那些都是真的吗？”我用力地点点头。

我观黄宾虹

唐子农

近世艺术家中，黄宾虹的字画近来一直萦绕我心，真是越想越敬佩。一般介绍中但说其大器晚成，其实这个成，主要指艺术，生活上还是蛮寂寞清贫的。

坊间传黄公当年自占一卦，云五十年后方显于世。于今正是显运时？当下山水画家喜欢黄氏渐多，仿其涂抹，然颇多误会。于黄氏山水，赏其精髓不易。世有狂言胜于黄氏者，或以为黄氏乱画，此处不赘言了。

于此，我首荐傅雷先生《观画答客问》一文，中有“子观画于咫尺之内，是摩挲断碑残碣之道，非观画法也”等等妙语。倘若您没有金石碑拓的审美经验，是很难欣赏到黄氏画中的线条之美，黄氏仅书法大篆一道，即足以“成一家言”，其火候道行，放眼当下画山水者，几人肯下此功夫，积此等功力？相去甚远之下，或走形式，或走构成，或大，或奇，或怪，以为夺取视觉冲击力就是成功，此也算作一法。成功固然不易，然终究不是成道！一新道兄归纳有“三成”：“一成功，二成就，三成道。”成功，令俗世羡慕；成就令学人景仰；成道令后世崇敬。

成道之黄公，自谓“艺术是特健药，而我是寂寞僧”，又辩“民学”与“君学”以分艺术之类别。谁与金钱有仇？清贫自有种种不好，然却有一样是好的，那就是成全了艺术家与该时代贫民疾苦的身心呼应。诗人画家有了生活上的贫寒困顿之忧，诗中笔下容易带几分涩味，由多思而进入深刻。家国情怀之下，方有杜甫的沉郁顿挫，高才不遇，方成全了黄宾虹的古厚莽苍。于今欣逢盛世，画家们多的是顾盼自雄，少有忧患深思可言。再回看黄公生前之肖像，坚毅、淡定，隐有一丝无奈。

『领衔主演』的滥用

江曾培

《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17十大语文差错，其中一个是“领衔主演”的滥用。当下荧屏和银幕，演员表中多有“领衔主演”的用法，而且往往出现多人并列。《咬文嚼字》指出，这违反了“领衔”一词的本义。所谓“领衔”，是指在共同署名的文件中，排名在第一位的人。也指在艺术表演者的名单中，排名在第一位的演员。不管用于什么场合，“领衔”只能是一个人，不能是一群人。

我以为，影视剧在演职员表中如此标注“领衔主演”，固然是一种语文差错，究其成因恐怕不是语文水平不高，而是一种虚夸虚假虚妄虚荣的思想作风在作怪。

一个剧目的演出，是由多个演员合作完成的，内中有主角也有配角，有唱头牌的也有跑龙套的，各有各的作用，缺一不可。演员队伍的组成，如同一切社会组织一样，成宝塔状，下面大上面小。也就是说，一般演员多，主演少，领衔主演更是凤毛麟角。然而，时下不少影视剧的演员表，则是“倒过来”，黑鸦鸦的一片多为主演。

主演，指主要演员，过去一部剧目一般是两人，一为男主角，一为女主角，如今大概已不能满足更多演员想拥有“主演”的名，于是就突破了“主”的含义，让戴上“主演”帽子的人越来越多。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主演”多了，也就难于体现众星捧月式的“主”的高贵了，这一称呼随之又为一些大牌演员所不屑，要求更上一层楼来突显自己，挂“领衔主演”的人遂多了起来。然而，这还摆不平，你能“领衔”，我为什么不能“领衔”，于是也就顾不得“领衔”是指排名第一的人，只能是一个人，而是任意违反其本义，使其多人并列，变成了一群人。就是这样，“主演”“领衔主演”的帽子还不够用，同时还用了什么“联合主演”“联袂主演”“特邀主演”等名头，加以摆平。

世象杂谈

前些时间有一部电视剧，主演8人，联合主演33人，领衔主演12人，而一般演员为27人。80人的演出阵容，主演53人，竟占66%，这是完全颠倒了主次的设置。近期放映的一部电视剧，标为“联袂主演”的演员，也有20多人。就一部电视剧说，红花需要绿叶配，各有各的作用，主演是在剧中起主要作用的演员，要充分予以重视，但却不能多是“主演”和“领衔主演”，否则就会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乱成一锅粥，致使剧作根本无法进行。

不论演员原有的地位名声如何，在一部影剧中的定位应宜其所扮演的角色，标之为“演员”、“主演”或“领衔主演”，而在人物结构上，“主演”总是少的，“领衔主演”更只能是一人，演员表上标出那么多“主演”与“领衔主演”，所以造成这一“名不副实”的情况，就是基于虚荣虚名的需要。

因此，”领衔主演“这一词语的乱用，并不像《咬文嚼字》所指出的，是由于语文知识的欠缺，如当事人递交法院起诉离婚的“起诉状”误成了“起诉书”，就多由于缺少法律知识所致。因为一般人不了解“起诉状”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了向人民法院起诉而递交的法律文书，而“起诉书”则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法律文书，又称“公诉书”。“起诉状”和“起诉书”的发起人有别，属两种不同的法律文书。“领衔主演”意思则是很容易为人们所了解，之所以会乱用，更多是有意为之，以满足一些演艺人员的虚荣欲，同时也为影视剧的阵容虚张声势，忽悠观众。

“领衔主演”的乱用滥用，是社会虚夸虚荣作风的一种反映，克服它固然要提高语文水平，关键则是要端正思想作风。

夜光杯

我为陈鲤庭写传

夏瑜

上海电影圈的离退休老人都是“家”里的老长辈，好几位均到百岁高龄。2008年，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委托我为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陈鲤庭撰写一本评传，拍一部短纪录片，而我在采访的同时，还能完成上海影协的口述历史任务。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

陈鲤庭是著名戏剧、电影导演，艺术理论家。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话剧的成就超过电影。的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曾亲自向他颁发“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金奖。他的戏剧处女作《放下你的鞭子》最早在水乡南汇惠南镇的“十字街头”演出，可说是开了中国“实景剧”的先河，抗战时在重庆成功执导郭沫若编写的大型话剧《屈原》，更是他一生的骄傲。而上世纪40年代陈鲤庭先生在日本飞机空袭频繁的日子里写就的《电影轨范》，属于中国最早的电影理论著作之一。

我迈着兴奋的脚步走进上海复兴西路上一幢老式洋房，那就是陈老先生的家，阳光兴奋地透过六楼的玻璃，欣然勾画出一个百岁老人的轮廓。只见书桌上有一只造型很别致的铜质烟灰缸。对于烟瘾极大的陈鲤庭老先生而言，这只烟缸已经成为他的密友，因为这本来就是密友赵丹送的。这两位合作过多次的“艺术疯子”，彼此欣赏、敬重、惺惺相惜。陈老拿过还剩半包的中华牌香烟，抽出一支，熟练地用打火机点燃，深深吸一口，再慢慢吐出，烟雾顿时弥漫开来，他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往事却越来越清晰……

陈鲤庭是个极其低调的艺术家，自从离休后，他就喜欢把自己埋在满屋的书卷典籍之中，抽抽烟，看看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以至于这个曾经的大导演、文艺理论家、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渐渐被人们淡忘。他也不在乎这些，而只是乐此不疲地做一个“书虫”。他的名字的出典就是《论语·季氏》中的句子“鲤趋而过庭”，那是孔子调教儿子孔鲤的故事，要儿子先读书再做人。而读书就是陈鲤庭一生的习惯。所以，只要与陈老交谈十分钟，你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智者。

譬如，他的“歪理”：生命在于运动，长寿在于不动，你看乌龟为啥活得长？就是因为它不动……

譬如，他的生活信条：该吃吃，该睡睡，我不戒烟，戒了就不行了……因此，他每天一包“中华”，活过百岁。

书稿出版后，我途经复兴西路，又走进那幢去过多次的小楼，看望陈鲤庭先生。老人家正在用午饭，四个小笼汤包、一小碗番茄蛋汤，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后，就说起我为他写的那本评传《遥远的爱》，表扬我收集材料的详实，又一一指出其中需商榷之处。我不得不再一次感叹于他那清晰敏捷的思路和超越常人的记忆力。

2013年之夏，103岁的陈鲤庭先生住院治疗，我虽有些担忧于他如此高龄恰逢高温，但又暗忖，凭他平时的健康状况应无大碍。果然，他女儿毛妮说，情况“已趋稳定”。不料，陈老还是没能迈过这个坎，于8月27日上午9时35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上海影协这个大家庭里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时至今日，提起老人家，他的音容笑貌便立刻会像电影镜头一般在我脑中闪现。

十日谈

影协是个家

责编：殷健灵

什么样的电影可以对抗时间？请看明日本栏。